

教界許多著名人物也有着密切的交往，特別是與弘一法師、廣洽法師、豐子愷居士有着深厚的友情。廣洽法師如此評價他：

「馬一浮先生與佛教緣份甚深。弘一大師在俗時，雖年長馬先生二歲，卻經常登門求教，終於賴馬先生之接引，悟道出家。」

廣洽法師又曰：

「衲之方外摯友豐子愷居士亦師事馬一浮先生，受到他的指點，得益匪淺。子愷居士在《桐廬負暄》一文中說：我每次從馬氏門中回出來，似乎吸了一次新鮮空氣，可以繼續數天的清醒與健康。子愷居士作《護生畫集》、馬一浮先生曾大力贊助，並為之撰寫首冊之序言。」^②

馬一浮先生與弘一法師、豐子愷的關係確實不同尋常。他們之間的交往大約可從一九一六年說起，也跟李叔同的學道，從佛與出家密切相關。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教員中，夏丏尊與李叔同可謂是一對摯友。有一次，夏丏尊從一冊日本雜誌上見到一篇關於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它使人除舊換新，改掉惡習，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文章列舉宗教界的偉人，諸如釋迦、耶穌都曾斷過食。夏丏尊讀後頗有興趣，無意之中就對李叔同談及此事：不料李叔同當即向夏丏尊要去雜誌細讀，此後也經常互相談及，好像要真的嘗試一下斷食的滋味。然而，這在夏丏尊看來，充其量只是出於好奇罷了，很快便忘記得一乾二淨；但李叔同不然，他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一九一七年寒假，李叔同沒有和往年一樣回上海探望家眷，反而到杭州虎跑寺去實行斷食了。

寒假只有十天，而李叔同斷食前後共三個星期，所以教師們在假期結束返校時，大家都未見到他。大約過了兩週後，李叔同

回來了。斷食後的他，自感身心輕快，大有飄然成仙之感。據說他在斷食期間每天早晨練習寫字，認為此時心境比平日更為靈敏，頗有文思。他在斷食期間拍了一張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送人。照片下方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叔同入山斷食三週，實際為十七天，食量逐漸減少，最後再逐步復原。）

李叔同自稱「欣欣道人」，是由於他在這段時期讀了大量的道家經典，「斷食」也是依照道人的規矩。不過李叔同學道的時間很短，不久以後，他就轉到佛教方面來了，這種轉變，即是接受了馬一浮先生的指點。

一九一七年夏秋以後，李叔同開始接近當時卜居在杭州寶極觀巷的馬一浮，據載，馬一浮曾經贈送《靈峯毗尼事義集要》、《寶華傳戒正範》等佛學著作給李叔同^③。李叔同還帶着豐子愷去見馬氏。豐子愷在《陋巷》一文裡回憶當時的情況：

「我跟着L（即李叔同——引者注）先生走進這陋巷中的一間老屋，就看見一位身材矮胖而滿面鬚髯的中年男子，從裡面走出來應接我們。我被介紹，向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聽他們的談話。」

當時豐子愷還很年輕，大約只有二十歲左右，他對馬一浮和李叔同之間時常出現「楞嚴」、「圓覺」一類佛教名詞的談話全然不懂，只是默默地聽取他倆那頗為投機的交談。他發現，馬一浮腦部特別豐隆，眼睛圓大而炯炯發光，他的鬚髯從左耳根緣着臉孔一直掛到右耳根，顏色與瞳孔一樣深黑。

此後，李叔同雖仍在學校裡任課，但平時已茹素讀經，還在宿舍裡供起了佛像。從一九一七年起，他就經常到虎跑寺習靜聽法。一九一八年正月初八，馬一浮的一位朋友彭遜之忽萌出家之

念，當時李叔同正在虎跑，目睹了當時情景，大受感動。雖未作出立即出家的決定，但也隨後皈依三寶，拜虎跑退居了悟和尚為皈依師，取法名演音，號弘一。李叔同皈依佛教後，研佛更甚，幾乎把馬一浮送給他的佛學書都研讀過了。

一九一八年農曆七月十三日，西元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李叔同正式出家，從此成了弘一法師。

馬一浮對弘一法師亦是十分敬佩的，這從弘一大師圓寂後，他寫的一首《哀弘一法師》中可以體會得到。

此詩寫於一九四二年。詩曰：

高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

三界猶星翳，全身總律儀。祇今無縫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滿，天中月相圓，一靈元不異，千聖更何傳？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蓮。要知末後句，應悟未生前。

一九五三年，豐子愷等在杭州虎跑後山為弘一法師築紀念塔，次年塔成，豐子愷約請馬一浮前往塔前留影，馬一浮又賦詩一首，詩前小序曰：

「虎跑弘一律主塔成，子愷約往觀禮。是日寒雨，至者甚衆。蘇龔有詩，予亦繼作兼示子愷。」

詩曰：

挾律談常盡一生，涅槃無相更無名。

昔年親見披衣地，此日空餘饒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乳，岩前雨滴是希聲，

老夫共飽伊蒲饌，多媿人天獻食情。

至於豐子愷，他與馬一浮的關係則是更加親密了。無論是在豐子愷的人生追求，藝術事業以及生活諸方面，馬一浮先生都會給予豐子愷悉心的指導、熱情的關懷和真誠的幫助。對於豐子愷

來講，馬一浮是他的良師益友，而馬一浮也始終把豐子愷視作忘年之交。可以這樣認為，自從李叔同出家以後，在紛紜的紅塵間，馬一浮成了豐子愷的精神支柱。

一九三一年，這正是豐子愷的母親病逝的次年。豐子愷帶着「剪不斷，理還亂」的心情去拜訪馬一浮。馬一浮知道豐子愷正為喪母而悲傷，便竭力勸慰，並替他解說人生無常。一九三三年初，豐子愷三訪馬一浮，其時他已從頹唐的生活中振奮起來，欲對「無常」作長期的抗爭。他常在古人詩詞中讀到「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六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白頭宮女在，閒話說玄宗」等詠嘆無常的文句，並將它們譯作漫畫。過去豐子愷就會將這類畫寄贈馬一浮先生，此時豐子愷又準備作一



豐子愷與馬一浮（左）攝於杭州蔣莊

冊《無常畫集》。當地把此計劃告訴馬一浮，請馬先生指教後，馬一浮欣然告訴他許多可找這類題材的詩文集，又背誦了許多佳句。然而馬一浮終於開導說：「無常就是常。無常容易畫，常不容易畫。」豐子愷聽後心中豁然開朗，他說：「這話把我從無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無限的清涼。」^④無常是自然界的常規，因此本身就是一種常道。馬一浮無愧是一位理學家，說出的道理往往就是這般簡明概括，合乎情理。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件以後，豐子愷在故鄉那種寧靜生活被日軍的侵略擾亂了，正當子愷對是否離開故鄉猶豫不決的時候，他收到了馬一浮從浙江省桐廬縣寄來的信，說他已從杭州到了桐廬，住迎薰坊十三號，正關心着豐子愷一家的安全。原來馬一浮這時已經因杭州經常遭空襲而避寇到了桐廬。這封信堅定了豐子愷離開故鄉的決心，用豐氏在《辭緣綠堂》一文中的話，就是此信「有一種偉大的力，把我的心漸漸地從故鄉拉開了。」於是豐子愷惜別緣綠堂，帶着一家老小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抵達桐廬投奔了馬一浮。不久，豐子愷在城外河頭上自賃民房。由於後來馬一浮也遷居離河頭上很近的陽山阪，所以豐子愷經常前去向馬一浮先生請教學問。最使豐子愷難忘的是他們時常在屋前負暄，談論學問的樂趣。

過去豐子愷曾聽弘一法師說過：「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讀到馬先生的年紀，所讀的還不及馬先生之多。」^⑤豐子愷起初不敢相信此言的真實性，以為這是神話。可在此時，他才確信弘一法師的話決非誇張，因為在豐子愷與馬一浮的交談中，親身感受到了馬一浮知識的博大精深。他說：對於各種知識，「馬先生都有最高遠最源本的見解，他引證古人的話，無論什麼書，都背誦出原文來……我

希望春永遠不來，使我長得負暄之樂。」^⑥

馬一浮對藝術也十分精通。當馬一浮有一天和豐子愷談及藝術時，竟使豐氏極為驚異，並認為「似乎看見托爾斯泰、廬那卡爾斯基等一齊退避三舍」。^⑦豐子愷對馬一浮幾乎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作過一首詩：

江南春盡日西斜，血雨腥風捲落花。

我有聲香攜滿袖，將來麟鳳向天涯。

後來豐子愷自己解釋說，詩中的「麟鳳」即指馬一浮先生，表達了他決意追隨馬一浮的願望。

迫於戰事，一個月以後，豐子愷和馬一浮先後離開桐廬。豐子愷離開後，經衢州、常山、上饒、南昌、樟樹鎮，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到達長沙，並時常赴漢口參加抗戰宣傳活動。馬一浮此時亦應浙江大學之聘任「特約講座」，到江西泰和（當時浙江大學所在地）去講學。就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這段時間豐子愷與馬一浮雖然人分兩地，但書信來往頗頻。從這些信中可知，馬一浮當時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委託，作了浙江大學校歌。馬一浮即請豐子愷譜曲（後因故未能如願）。

一九三八年六月，豐子愷由長沙抵桂林，馬一浮不久也抵達這裡。是年秋，由於豐子愷先於馬一浮到桂林，又在桂林師範教書，所以他對當地已比較熟悉。為了讓馬一浮平安住下，豐子愷和友人一起替馬一浮在城東覓得了房屋。為此馬一浮賦詩一首，詩有小序曰：

「初至桂林，君武，子愷諸友，為賃屋於城東。窗檻臨江，隔岸諸峯羅列，若在几案。羈懷頓豁，喜而作此。」

詩如下：

避地翻成助勝緣，輕舟經月飽看山。

今來小閣臨江住，心與山雲一味閒。
晴窗江岸對嵯峨，千里帆檣檻下過。
宴坐渾忘羈旅恨，逢人更喜得天多。

在桂林，豐子愷常與馬一浮一起遊覽岩洞，暢談古今歷史。在豐子愷看來，若能和馬一浮永居桂林，那將是無比快慰的事。然而未過多久，馬一浮又將隨浙江大學赴宜山。豐氏有日記曰：

「……赴東環路送馬先生離桂林赴宜山，忽忽話別……途中忽見桂林城中黯然無光，城外山色亦無理唐突，顯然非甲天下者。蓋從此刻起，桂林已是無馬先生的桂林了。」^⑧

此後豐子愷雖也應聘赴宜山浙江大學任教，但此時馬一浮恰巧又到四川樂山的復性書院任主講了。馬一浮在宜山期間寫過一首長詩贈豐子愷，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昔有顧愷之，人稱三絕才畫痴；
今有豐子愷，漫畫高才驚四海。

……

一九四三年，豐子愷遷居重慶。次年二月，豐子愷爲了紀念弘一法師，特地從重慶至樂山訪馬一浮，請他爲法師作傳。這次拜訪馬一浮，豐子愷也贈詩一首：

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
麟鳳胸中藏，龍蛇壁上驕。
近鄰誰得住，大佛百尋高。

馬一浮和豐子愷的互相贈詩，這在當時是常有的事。他們在論學賦詩中領趣樂趣，寄託友情。

抗戰勝利後，馬一浮曾作過一首詩給豐子愷，其中曰：
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憶六橋。

很顯然，這表達了他倆共同的思鄉之情。果然，沒過多久，

他們都回到了杭州。豐子愷居靜江路，馬一浮住葛蔭山莊，離豐宅不遠，於是過從更密。

一九四九年後，豐子愷遷居上海，開始居福州路，一九五四年定居陝西南路，其室名曰「日月樓」，馬一浮爲其書寫對聯曰：

星河界裏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

此後，豐子愷每年必去杭州，又必去定居蔣莊的馬一浮處拜訪。豐子愷最後一次與馬一浮見面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二月。是年正值廣洽法師從星加坡回國觀光。由豐子愷陪同來到杭州，特地去蔣莊拜訪馬一浮，並合影留念。然而時過兩年，一九六七年馬一浮與世長辭。一九七三年三月，豐子愷最後一次來杭州，特地到蔣莊憑吊，人去樓空，不忍卒睹。又過兩年，一代藝術家豐子愷也含恨去世。

豐子愷在「文革」中被視爲上海文化界十大批鬥重點之一，所受折磨可想而知。而馬一浮在杭州也未能幸免。《馬一浮先生年表》中有關他最後兩年的記述寫道：「六月，文化大革命初起，先生即受到極大的沖擊。先生被加上『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紅衛兵掃地出門，避居在安吉路。先生畢生收藏之古書畫，紅衛兵視爲四舊欲當眾焚燒……」（一九六六年條目）「先生原來體弱多病，加上『文革』對他精神上之創傷，是年春，胃病加劇，出血不止，雖經浙江醫院搶救，終於六月二日與世長逝……」（一九六七年條目）。

馬一浮先生是《護生畫集》初集的序作者。他在序中表達的所謂：「吾願讀是畫者，善護其心」確實頗得要領。序文不長，附錄於此：

華嚴家言：「心如工畫師，能出一切象。」此謂心猶畫也。

古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此謂生亦畫也。是故心生法生，文采彰矣；各正性命，變化見矣。智者觀世間如觀畫。然心有通蔽，畫有勝劣。優喜仁暴，唯其所取。今天下交言藝術，思進乎美善，而殺機方熾，人懷怨害。何其與美善遠也！月臂大師，與豐君子愷，李君圓淨，並深解藝術，知畫是心。因有《護生畫集》之製，子愷製畫，圓淨選集，而月臂爲之書。三人者，蓋夙同誓願，假善巧以寄其惻怛；將憑茲慈力，消彼獷心。可謂緣起無礙，以畫說法者矣。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情與無情共一體，況同類之生乎？夫依正果報，悉由心作，其猶埏埴爲器，和采在人。故品物流形，莫非生也；愛惡相攻，莫非惑也；蠕動飛沉，莫非己也，山川草木，莫非身也。以言藝術之源，孰大於此！故知生，則知畫矣；知畫則知生矣；知護心則知護生矣。吾願讀是畫者，善護其心！水草之念空，斯人羊之報泯。然後雀巢可俯而窺，漚鳥可狎而至，兵無所容其刃，兇無所投其角，何復有遞相吞啖之患乎？月臂書來，屬綴一言，遂不辭葛藤而爲之識。戊辰七月蠲叟書。^⑨

二、撰集者李圓淨述略

另一位與《護生畫集》初集有關的人物是李圓淨居士。他在《護生畫集》初集上曾撰有一萬餘字的《護生痛言》，並在整個《護生畫集》初集的編印過程中給予弘一法師、豐子愷以密切的配合。然而有關李圓淨居士的生平資料頗爲罕見，人們對他的研究亦不甚重視。在純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護生畫集》中居然也沒有將他的《護生痛言》收入其中。

經查考，筆者在林子青先生編的《弘一法師書信》^⑩的註釋中發現幾句關於李圓淨的資料。《弘一法師書信》第四十六頁註

釋曰：

「李圓淨，一作圓晉，原名李榮祥，粵人，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家頗富有，常贊助當代緇素諸大德，舉辦佛教文化事業。一九二五年，曾參加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著有《佛法導論》等書行世。」

《弘一法師書信》中共收入弘一法師致李圓淨函二十四通。從信中可知李圓淨爲《護生畫集》初集、二集的編輯人。而從這些信中亦可看出他爲護生畫的順利出版確實出力不少。例如弘一法師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信中寫道：「……此封面，請子愷畫好，由朽人提此書名。至若題辭，乞湛翁爲之，詩文皆可。但付印須在年內，湛翁能題就否？不可得而知也……仁者往訪湛翁，乞將畫稿等帶去，說明其格式。」

有關李圓淨居士的更爲詳盡的文字資料幾乎再未見着。有味的是，就在筆者整理資料預備寫這本書稿的時候，一篇豐子愷先生的遺作《戎孝子和李居士》被發現並發表在杭州的《西湖》文學月刊一九九〇年第十、十一合刊上。文章居然頗爲形象的描繪了李圓淨居士的某些生活片斷。此文是豐子愷先生寫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間，當時的大陸「文革」尙未結束，豐子愷冒着風險將文章寫出並私下收藏，想必是要爲後世留下某些文字史料。現在就將此文錄存如下，供讀者參考：

戎孝子和李居士

我先認識李居士，因李而認識戎孝子。所以先要從李說起。

李居士名榮祥，法名圓淨，是廣東一資本家的兒子。這資本家在上海開店舖，在狄思威路買地造屋，屋有十幾幢，最後一幢自己住，其餘放租。店和屋兩項收入可觀。李榮祥在復旦大學某系畢業，不就工作，一向在家信佛宏法，皈依當時有名的和尚印

光法師。我的老師李叔同先生做了和尚，有一次雲遊到上海，要我陪着去拜訪印光法師。文學家葉聖陶也去。弘一法師對印光法師行大禮，印光端坐不動，而且語言都像訓詞。葉聖陶曾寫一篇《兩法師》，文中讚嘆弘一法師的謙虛，譏評印光法師的傲慢，說他「貪嗔痴未除」。我亦頗有同感。印光法師背後站着一個青年，恭恭敬敬地侍候印光法師，這人就是李圓淨。後來他和我招呼，知道我正在和弘一法師合作《護生畫集》，便把我認為道友，邀我到他家去坐。那時我住在江灣，到上海市內教課，進出必經他家門口，於是我就常到他家去坐。每次他請我吃牛乳和白糖麵包，同時勉勵我多作護生畫，宣傳吃素。我在他的督促之下，果然畫了許多護生畫，由弘一法師題詩，出版為護生畫第一集。這時弘一法師五十歲。我作五十幅，為他祝壽。約定再過十年，作六十幅，為他祝六十壽，是為第二集。直到第六集一百幅，為他祝百齡壽。這且不談。

有一次我在李圓淨家裡遇見一個青年人，這人就是戎孝子。戎孝子名傳耀，杭州人，在上海某佛教機關擔任工作——校經書。其人吃素信佛，態度和藹可親。後來李圓淨為我敘述他認識這孝子的因緣，使我吃驚。

這李居士每年夏天，一定到杭州北高峯下面的韜光寺去避暑，過了夏天回上海。每天早上，他從客房的窗中望見有一個人，在幾百級石步上膝行而上，直到大殿前，跪着叩頭，然後取了一服「仙方」，即香爐裏的香灰，急忙下山而去。每天如此，風雨無阻。第二年夏天他再來避暑，又見此人如此上山。第三年亦復如是。李居士就出去招呼此人，問他求仙方何用，這才知道他叫戎傳耀，住在城中，離此有十多里路，為了母親患病，醫藥無效，因此每天步行到此，來求韜光大佛。孝感動天，他母親服

仙方後，病果然痊愈了。李居士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孝子，就同他訂交，約他到上海來共同宏法。不久，戎孝子便由李居士介紹，到某佛教機關工作，每月獲得相當的薪水，足以養母。因此他認李居士為知己，熱心地幫他做宏法事業。我的護生畫的刊印，也靠他幫助。因此他和我也時常往來。後來他回杭州原籍，近況不明了。

且說李圓淨這個人，生活頗不尋常。他患輕微的肺病，養生之道異常講究。他出門借旅館，必須揀僻靜之處，連借三個房間，自己住中央一間，兩旁兩間都鎖着。如此，晚上可以靜無聲，不致打擾他睡眠。他在莫干山腳上買了一塊地，造了一所房子。屋外有石級通山下。他上石級時，必須一男工托着他的背脊，一步一步地推他上去。有一次我去訪他，見此狀態，甚為詫異，覺得此人真是行屍走肉。他見我注視，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對我辯解，說他有肺病，不宜用力爬石級，所以如此。他的房間裡寫字桌的抽斗，全部除去，我問他為何，他說這樣可使房間裡空氣多些，可笑。他有一子一女，當時還只十歲左右，有一時他請我的阿姐去當家庭教師，教這兩孩子讀古書。強迫他們午睡，非兩點鐘不得起身。兩孩子不耐，躺在床上時爬起來看鐘，一到兩點鐘，就飛奔出外去了。抗戰軍興，他丟了這房子逃入租界。解放前夕^①，其妻帶了一筆家產和兩個子女，逃往台灣。李圓淨乘輪船赴崇明，半夜裡跳入海中，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了。他滿望「不知所終」。豈知潮水倒流，把他的屍體冲到海灘上，被農民發見，在他身上找到「身份證」，去報告他家族，而家中空無一人。正好戎孝子去望他，就代他家族前往收屍。佛教居士李圓淨如此結束。

「我於此五百比丘亦不見有見聞疑身、口、心可嫌責事。所以者何？此五百比丘皆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担，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除一比丘，謂尊者阿難，我記說彼於現法中得無知證。是故，諸五百比丘我不見其有身、口、心見聞疑罪可嫌責者。」佛又告舍利弗：「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舍利弗！此諸比丘離諸飄轉，無有皮膚，真實堅固。」阿羅漢是已得解脫的聖人，重新授記，並不意味貶低阿羅漢果。

日本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認為末法時代，唯有「法華經」是諸經中最勝。於一二五三年登清澄山面對旭日，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十遍，後世遂以此日為日蓮宗開宗日。他依「法華經」反對淨、禪、密、律諸宗，提出「念佛進無間地獄，禪宗是天魔，真言宗導致亡國，律宗是國賊。」歪曲「法華經」義，當然引起各宗的反對。他的師傅道善和邑主東條景信加以驅逐。一二六〇年，他將「立正安國論」上呈幕府，以立正為因，安國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華經」，要求禁止淨、禪諸宗，專奉法華信仰，被北條時賴以誣惑罪流放到伊豆，兩年後被赦回鎌倉，繼續漫罵諸宗，又被幕府發配佐渡。三年後赦回至甲斐身延山建草庵，即今日蓮宗的總本山的身延山久遠寺。目前日蓮宗雖為日本一大新興教派，但日蓮獨尊「法華」，排斥諸宗的做法，我們決不敢苟同。一切佛法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各宗應當互相尊重，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不可自揚抑他，執一非餘。否則釋尊只要說「法華」一經，不必演十二分教了。各宗不妨宣揚自宗的優勝，但不應攻擊或排斥他宗。佛法本是一味法，所謂「煮豆燃豆箕，相煎何太急，」只有維護教內團結，才能促使佛教復興！

（上接第38頁「護生畫集研究」）

續護生畫集作於民國二十九年與初集相距適十載豐君子愷之畫風漸近自然私一大師亦人盡俱老今慶勝利師心入鍊而畫集流布一幾遍海內亦足以告慰吾師之靈矣再集之成余始於其事為撰護生痛言並任編行古師遺言列入拙著法會叢書則吾輩敢自惟行踉蹌定因以俟集原稿存戚再玉居士處俾後或重製鐫版時知所問津云時三十五年四月十日李圓淨謹誌

李圓淨手迹

注釋：

- ① 見馬鏡泉編《馬一浮先生年表》，載馬一浮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特刊《馬一浮先生紀念冊》（一九八七年）。
- ② 見廣洽法師為《馬一浮先生紀念冊》所寫的序言。
- ③ 見豐子愷《陋巷》一文，載一九三三年四月《東方雜誌》三十卷八期。
- ④ ⑤ ⑥ ⑦ 見豐子愷《桐廬負暄》一文，載《文學集林》一九四一年四輯。
- ⑧ 見豐子愷《教師日記》，重慶萬光書局一九四四年六月版。
- ⑨ 序中「月臂」即指弘一法師。
- ⑩ 《弘一法師書信》林子青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九〇年六月初版。
- ⑪ 此指一九四九年前夕。